

8潮头 Tide

散文诗

归来兮，鹤(三章)

■（辽宁）陈词

——

我的芦笛难收音儿，灰鹰啼鸣一句，吹落一根羽毛，一家三口便去渴饮长江。

空留我一管笛，被羽毛击昏。我的双眼擦亮腰刀形一弯湖，荷怀抱那只稚鹤睡进冰鲜的摇篮。

鹤失孩子我失妻。为了这个，一条天路变轻。芦花释放全部的花瓣，留一盘心眼，网一颗又一颗流星。这了这个，灰鹤一家排出人字，小鹤的一侧头重脚轻。快快回，三月雪我快快吹哭它，吹它们快快钻进泥塘给泥鳅引出来。小鹤从我的笛子上跳下来就变成俊男，荷叶跳累了，一放下手，如此多亮女，额头燃烧一颗红星，白雪在她们的翅膀上梳出黑夜。笛声熄了冰面。

鹤兮鹤兮，睡吧。

二

我的手够到那荷，只差一句诗。我的笛子灌进她的双眼，只差一条江。

我的双眼永远亲吻她的镜子。冰在我的双唇烙了一冬的煎饼。

寒冷追不上忏悔，荷，一心爱我时，我正爱堤岸的杂树生花。要知道，我的笛子够不着你的嘴，我的嘴够不着我的心。我的心会使轻功，在荷上在苇上在鹤的翅膀上，想离我多远就离多远。这叫岸吗。

三

冰就要融了，俄得能喝光一天的雪花。再看你一眼，再给稚鹤一声笛，再在你们相抱着下潜的地方，撒下一捧粮食。听我说，这一冬我不一定冷，三月到了，我不一定温暖。不过我的笛子不再灰暗。冰融了，水在。烙的煎饼在，柳条鱼吃吧。给这片水忧伤给这片水快乐。我去迎灰鹤了，有笛声淡淡，这场回归才完整。

稚鹤长大了，会落了，无话可说。灰鹤恢复了，爱比翅膀更软。一落脚，没有起舞，只有嗥鸣。加上我的笛。苇塘高兴归高兴，并没停下手头的工作，一切，悄然恢复了美。

中间尽管隔了那么一段冬的时光。

春光里的影子(外一章)

■（江西）于雨成

春光里，花影纷飞，蝶影无数。

而我的影子，有两个：一个在前引路，一个在身旁亦步亦趋。

前路漫漫，阳光在我的身后，不紧不慢。我不需要转身，只需跟紧了向前的影子，它时而停顿，时而紧跑几步。

方向本无序。影子，在春光里行进，偶尔会迷恋春色。

春风一度，花香弥漫，阳光便乱了心神。我倾倾身子，旁边的影子便深情无限。

身侧的影子，表情丰富，激情澎湃。它时而扯扯衣袖，健步如飞，时而侧目凝蹙，踟蹰不前。

身前的影子，引领着目标、方向，让我看到美好，感受到温暖。

身侧的影子，是陪伴，提醒或暗示，让前行的路途不寂寞，不孤单。

我，它，它，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

春光里，前行路上，蝶影斑斓，是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。

——不萎靡、不凌乱，不虚幻。

牧场

月光携草籽步入牧场，铺开了牧场的场景。草籽和灰尘、风霜、雨露一起，在泥土上种植月色、光亮、柔软、隐秘、谦逊和博大，还种植丰满的腰身，绿色的信仰，梦境的真实。

而雨水之后，雨水充沛。万物柔润、澄澈。风开始学习倾听、潜行，轻声呼唤。它唤月光，唤草籽，唤花蕊，唤一切有生命的事物。

接踵而至的惊蛰，让虫声唧唧，花开有声，鸟群欢鸣。

没有比动物们更具灵性的事物了，草籽刚探出了柔软的腰肢，它们便嗅到了青草的芳香，它们嬉戏的身影在牧场上闪动了。

如果有月光，它沐浴着大地，沐浴着万事万物。让朦胧的更神秘，神秘的更美丽。让喧嚣宁静，让动荡沉稳，让梦境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

如果有阳光，它必温暖。它爱所有明亮的，也爱所有阴暗的；爱你所爱的，也爱你不爱的。

牛羊的呼吸声，鼾声，是植物们伸展的手臂，轻轻揽紧天空。

温暖的家园，四壁回响着幸福的呢喃。谁的手心里，握着大片大片的牧场？握着动植物们的一生梦想？

牧场辽阔。收容着冬天遗留下来的冰雪，收藏着鸟雀们飞过留下的倩影。它安放春风春雨，让风调雨顺；安放牛羊的蹄声，在大地上敲出一曲曲美妙的音乐；打开绿色的生命，让它们滋生、繁衍，闪耀希望的光泽。

我们是牧者。在心灵的牧场，梦幻的牧场，我们放牧文字的羊群，让它们尽情撒欢，无忧喜乐，让迷失的心灵驱散阴霾，以重生的激情穿越黑暗，寻找到正确的方向。

潮头拾贝

三亚冬韵

■（四川）陶武先

（一）	（二）	（三）	（四）
天涯观胜景， 海角恋长滩。 日浴身心暖， 人融笑语甜。	冬令艳阳盈， 鸥声碧浪濤。 世人知冷暖， 天色看阴晴。	柳风咏小憩， 声浪笑长空。 友聚时辰短， 诗吟兴味浓。	水浅蛙声满， 风平月影沉。 时光昭本色， 远近觅知音。

校园新苑◎新生代征文作品

我是晚秋欲凋的夹竹桃，开在烟波画影的金山湖畔。迎面的是明净如玉的湖水，潋滟间沉淀着江南繁华的旧梦。

常听世人言：“红尘紫陌，世有桃花”，我不解何为桃花，问这眼前的湖水“你坐拥山河数千年，可曾见过桃花？”

“桃花在这湖畔开了又败数万个轮回了。”

“它是什么样子的啊？”

“爱情的模样。”

“爱的模样是怎样的？”

她笑，摇曳的波光撩开一湖涟漪“眼前便是。”

“眼前便是？”弥留之际，我来不及追问便从树梢飘落，荡漾至湖心。和着千年的湖水，目光迷离，梦境也荡漾起来。

北固山下，他身披战甲；北固山上，她对镜梳妆。他是左将军，她是东吴公主。他大步流星直登甘露寺，不料见到的寺下列兵排枪的士卒，不禁一阵心惊胆战，她在楼上漫不经心地斜睨着，朱唇轻启，嗤笑着下令撤了刀枪。

她虽是敌国公主，心里却对俊逸的他

馨香一瓣

情人夜(外一首)

■（四川）冉杰

今夜，花莲的海边
开始涨潮

抓一把柔滑的沙粒
搓揉你的汗味
扯一把淡淡的夜色
覆盖欲望

海风吹过
轻微的地震
让海喷出刺眼的火焰
照亮沙滩上的
你和我

海的那边
是否有磁场
吸引你的下半生

我自始至终在问自己

抚或摸
湿漉漉的小蛇
在白雪覆盖的两座小丘上游荡
最后沿着一条平直的小道
从下而上
在耳膜边
盘缠

自由地伸开你的双腿
一朵桃花在湿地上
灿然开放
颤抖或呻吟
不是今夜的晚餐

（作者简介:冉杰,喜欢把文字码成散文或诗歌的人,常用不同的姓氏在报刊发表作品。）

故土(外三首)

■（四川）李璇

分娩我的那晚
茅屋被母亲撕咬得很痛
奶奶剪断脐带
把胎盘种在桃树下
从此，母亲和故土
一个左肩，一个右肩
今生最沉的包袱

峨眉的月光
托不起一江青衣
母亲已矮，桃树已高
一张叫车票的鸟儿
在稻谷弯腰的时节
衔我至千里之外
海风从舌头卷过
母亲咸咸的，故土咸咸的

你若问我爱的模样

■ 武汉十一高二 程奥

有着几分敬意，他的智谋与胆略无不让她着迷。新婚燕尔，他与她泛舟金山湖，清樽对月，新词娇韵，不尽缠绵。

可敌国终是敌国，他拥她入怀的瞬间，又怎能不带几分猜忌。他无奈，将她安置屏陵城，此后庭院深深，伴她的只有护她的士卫和相思的泪滴。

我徒睁着眼，心中一阵酸楚，霎时斗转星移，时空交错，梦若清莲，再一次在金山湖心展开。

醒来只见凉风惊明月，红叶染青山。缥缈空远的钟声在金山寺悠悠回荡。

流转的回风穿越千年的时光，那个被悠悠岁月洗濯了千年的传说，在金山湖的秀水明山中清晰而玲珑地舒展开来。

她拔出发髻的金簪，箭袖一挥，湖水便汹涌地奔腾蔓延着，眼见就要倾入金山寺；他解下袈裟，默念法咒，十里长堤拔地而

海

于是，我决定变身成为一条鱼
从东海逆长江而上
过洞庭，越巫山，然后直扑若水

若水上横跨一老桥，与我同岁
母亲在桥的这头，故土在桥的那头
刚刚把桃花洗过

海

1

捕鱼的灯火把沙滩躁痛
海岸线的涛声整夜呻吟

我在黑夜里亮着眼睛
一只被掏空的海螺又沉回到海底

2

我在起潮的海水里堆沙子
浪头一次次把你的讯息抹去

小螃蟹把自己埋在沙子里
通过小孔吞吐海的怀抱

3

想你的时候
海把思念一次次摔在岩石上

海不会枯，石头会烂

立冬

最后一把稻谷把父亲挑进仓门
房前屋后的寒风，像青苔一样疯长

棉鞋在昏黄的油灯下纳着母亲
去年两天，今年用了五天
头上的白发，在我的年轮又绕了一圈

年轻的山羊在羊圈里躲着父亲
可怜楚楚的眼神，儿子被揍后的委屈

立冬，异乡把我像柴火一样点燃

岷江河谷

盘山公路带着眼泪飞奔
汶川城只是一个略感沧桑的驿站
叠溪海子很美，不要揭开伤疤

最痛苦的是牵挂
牵挂的背面承载着莫名的幸福
自我安慰，就像秋风一呐喊
天就空了，草就黄了

日暮，黄龙寺的钟声
跌入潺潺的岷江河谷
捧起斜阳
心比冰水还冷

（作者简介:李璇,本名李其兵,诗人、武

起。她是千年修得如花美眷的白蛇，也是为了心爱的人，拖着已有身孕的身体抗争到底的白娘子；他是降妖除魔法力无边的禅师，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直至冷艳无情的法海。

她没有等来那柄多情的油纸伞，等来的只有冰凉的金钵。一场水漫金山，生灵涂炭，她在塔下独坐青灯古佛旁。她也唏嘘，但更多的是内心的温柔，那段炉边人似月的光阴，那个温润如玉的书生，那回人类的新娘。

湖中映照着山寺的桃花，故事里的人物依旧清晰:书写过多情诗句的蒋宋，采折过离别柳枝的杜十娘。湖畔的爱情一帧一帧在我眼前定格又消散，寂寥的岁月，山水遗忘了诺言。

爱的模样有千万种，最终殊途同归于平淡。“那好坏呢，真假呢，对错呢？”我不知在问谁，唯有沉默的湖水静谧地答着。晴也好雨也好，朦胧也真明了也真，长流也对决绝也对，纵使它风起云涌留下的仍是那平静如鉴的湖水。

湖水？这大抵就是爱的模样吧。

武侠小说作家。四川夹江县人,1973年生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,《企业家日报》特邀编委。作品散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企业家日报》、《成都商报》、《成都晚报》、《四川诗歌》等。已出版长篇武侠小说《蜀山风云》、诗集《想和你去看看海》。

蝴蝶的心口痛(组诗)

■（四川）詹义君

偏执,或者病

城上三更。
他掩卷,但还是让身体陷在纸上的河流
“尘世偷换,宋朝的马蹄早已搁浅,
而四月,夜色仍染霜意。”

疑问,或者病

陌上花开。她去了西原
丁香花、梨花有些勉强,但还是开了
雾中,她没有发现那双春天翩跹的翅膀
她逮住那个迎面走来的人:“世间
有没有一种药,可以医治
蝴蝶的心口痛?”

迷城,或者殇

城门口,她小停了一会儿
路灯一副见惯世间冷暖的倦意,昏昏欲睡
“没有一个人会在意另一个人
的深夜独行。芸芸众生皆在幸福中,我
终于看穿了这人生的虚构”
在万年桥,透过狭长的楼隙
她看见大半轮暗黄的月亮:浑身褐斑
像露着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口
“还来不及忘记他,月亮就老了”

想到伤口
她的心开始下起了雨

虚欢,或者戏

月亮湾歌厅。夜晚逐渐加深燃烧的幻象。在看不见的火焰中,他们好像发现了更深的亲密
他的手自然揽住了她的腰,她的舞步抑上了他的节奏
一曲方罢,他必连呼:好! 好!
她总不忘鼓掌,且持续至少6秒钟
他唱的是“真情像梅花开放,冷冷冰雪不能淹没……”而她独白:“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喔,因为看见你,我会有安全感”
零点啤酒又上了一打,没有谁先开口说离去。仿佛都有太多恋恋不舍

午夜,他和她走出歌厅
一个向东
一个往西

（作者简介:詹义君,笔名邛州冷客。1971年9月出生於四川阆中。世袭农民。务农。打工。偶尔写几句分行或者不分行的小文字。）

微小说

蝉

■（重庆）殷贤华

1

这个夏季实在是在太炎热了，太阳像个火球炙烤着大地，地面变成个大蒸笼，到处散发出一股焦糊味儿，到处听到蝉的尖尖锐嘶叫。

她到阳台晾晒胸衣，边擦汗边拿起晾衣竿。家里的空调坏了，热得她直喘粗气。她忽然发现一只蝉停在阳台边沿上。她朝客厅厉声喊，窝囊废，快来打死它！

他正流着热汗打电话，联系修空调的工人。听到喊声急忙跑出来，他笑了：原来你说的“它”是一只蝉，他还以为是一只蟑螂、一条毛毛虫，或者是一只绿头苍蝇呢！

老婆，不用打死它吧，它又没招惹你，他轻描淡写地说。

它就是招惹我了，它叫起来心烦，它越叫我觉得越热，快打死它！她把晾衣竿递给他。

他这才感觉到她是认真的，他慢慢靠近那只蝉……

2

它惊慌地往前爬。它听见了这家主人的谈话，它知道她想置它与死地！

它感到很委屈：其实自己是只雌蝉，没有发音器，是不会鸣叫的，因此是不会令她心烦，不会令她觉得越来越热的！

它很害怕，想立刻逃逸，它眼睁睁地看着他逼近自己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！

它听见他对她说，老婆，这只蝉翅膀好像受伤了，飞不起来，怪可怜的。况且它没有鸣叫，没有招惹到你，我看就放过它吧！

它感激地望了他一眼，心里涌过一阵暖流。然而，却听到她更严厉的呵斥：你这窝囊废，连一只蝉都不敢杀，老娘真是瞎了眼才跟了你！

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但却坚决地收起了晾衣竿。他把它捧起来，放到窗外的草坪上说，蝉儿啊，你自己保重吧！

他觉得那声音像风儿那样柔软，像歌儿那样好听！

3

它的伤终于好了，它重振翅膀飞起来的一刹那想起了他，它想去看看他。

它飞过那个熟悉的窗台，飞进他家的客厅，然而屋里没人。它一会儿在客厅里飞着玩，一会儿在天花板散步，要等着他回来。它看见茶几上的玻璃杯里，泡好的茶还散发出芳香，它相信这家主人很快就会回来。

忽然，它差点惊叫起来！她看见一只好大好大的毒蜈蚣，正沿着茶几爬上玻璃杯口。或许因为受了香气的诱惑，或者是太口渴了，这毒蜈蚣把嘴伸进去狂饮起来，杯里顿时冒出一串串毒泡泡，然后烟消云散……

一会儿，客厅外面响起钥匙开门声，是这家主人回来了。它看见他满头大汗，竟自走向茶几，口中不停喊着，渴死我了渴死我了！

它惊恐万状，大声呼喊，但他听不见。它咬咬牙，满眼热泪，以箭一般的速度冲进了玻璃杯！

看着玻璃杯里躺着一只被淹得奄奄一息的蝉，他感到很疑惑，又感到有点似曾相识。而此时的她，一把夺过玻璃杯向窗外的草坪掷去，口中嘟囔着，你这窝囊废，泡的什么茶？真恶心，这该死的蝉！可惜了我一个杯子！

它随着玻璃杯飞出窗台，在它被毒气攻心、闭上眼的一刹那，它似乎又听见他在喃喃：蝉儿啊，你自己保重吧！

它觉得那声音像风儿那样柔软，像歌儿那样好听……

